

YING HUO JI

萤火集

王杰 著

学林出版社

萤火集

王杰著

桂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火集 / 王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80730 - 761 - 7

I. 萤… II. 王… III. 王杰—回忆录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421 号



萤火集

作 者——王 杰

责任编辑——朱艳丽

特约编辑——宗 弼 孙 华

乐谱绘制——邹积娟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6 万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761 - 7/G · 227

定 价——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经过多方努力，记述王杰同志为文艺事业奋斗一生的作品《萤火集》终于问世了。王杰同志已年届 85 岁高龄，是有着大起大落传奇人生和幕起幕落舞台生涯的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无论面对顺境逆境，还是荣辱得失，他始终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他所热爱的文艺事业中去。品读他的《萤火集》，再联想他的一生，不禁令人血脉贲张，为之动容而感慨万端。我们会由衷地为他激动、喝彩！

少年的王杰，抗日战争初期就曾经在他的家乡——徐州，参加救亡演剧活动，扮演一些小孩角色。一次在后台，《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①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窦殿安采访他，问：“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些演剧活动？”他答：“为了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范长江对他的表演和回答，大加赞赏，当即给他一张名片，说：“以后有什么需

要我帮助的可以去找我。”就这样，小王杰结识了这位进步文化名人。

因为台儿庄大捷，徐州曾一度云集了许多救亡演剧队、救亡歌咏队、战地服务团和诸多的文艺界名人，如陈荒煤、荣高棠、张瑞芳、赵丹、吕班等，这些给少年的王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8年5月中旬，徐州遭日寇狂轰滥炸后被占领，他和家人失散，沦为一名战区难童，流亡到了武汉，栖身于东北抗日救亡协会。当时，他举目无亲，衣食无着，饥肠辘辘，独自坐在长江岸边，面对滚滚的江水，唱起“流亡三部曲”，直到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范长江留下的名片。第二天，他在《大公报》报馆找到了范长江先生，这位名记者像看待自己的亲人小弟弟一样，立即请肖殷^②同志安排他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招待所住下，不久又以《新华日报》记者徐迈进^③和范长江两人的名义，介绍他随同肖殷同志一起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入陕北公学这座革命大学去学习。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并于1938年9月在陕北公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青年党员，时年15岁。

1939年初，他从陕北公学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同年5月又调入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文工团。从此，他在这条革命的康庄大道上越走越自信，一路唱着《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跟着共产党走》等，一路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在长达数十年的戏剧生涯中，他在《过关》、《前线》、《李闯王》、《英雄好汉》等诸多剧目中，扮演过几十个角色，并导演了《雷雨》、《丰收之后》、《龙马精神》、《画龙点睛》等几十出话剧和戏曲。

王杰同志一生的戏剧活动,总是紧扣着祖国脉搏,与时俱进,奋发而有诸多建树。他将艺术实践中的心得体会,熔铸于每篇文章之中,篇篇都言之有物、掷地有声,是值得记取的经验之谈。文章也颇有特色,他凭借多年演戏、导戏、教学的实践体会,以蘸着浓浓深情的笔墨,吐露内心深处真挚的感触,向读者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以求引起读者心弦的共鸣。他的文章能使读者感到文艺春天的气息,他的著述能让读者捕捉到文艺潮流的韵律。他在戏剧事业上长年不辞辛劳地默默耕耘,并且笔耕不辍地写下了一生感受,应该说,这是戏剧事业的一笔财富和可贵的贡献。他认为一位文艺工作者,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对人生有深切的认识,还必须要有灵敏的头脑、高尚的人格;对各种艺术有相当的修养,同时还要具备战斗员那种英勇精神不断地坚持奋斗。而他自己也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他的文章具有朴素、自然、明快、简洁的风格,并富有催人奋进的感染力。他导演的《丰收之后》之所以能获得广泛好评,是因为塑造了先进人物的突出形象,贯穿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主题思想,并有着鲜明的艺术体现。

王杰同志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责任感,紧握文艺武器,戎马一生,战斗不息,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中深有体验,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文如其人,其所描绘的事迹、人物,一定会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他不仅活跃于戏剧舞台上,在歌词创作方面也颇有建树,写有数十首革命歌曲,如《郑信开荒》、《解放区是一座铁长城》、《向解放军致敬》……其中《打得好》一曲,反映了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捷报频传、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在部队、群众中广泛流传,脍炙人口,曾荣获华东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他的歌词鼓舞广大军民斗志,其突出的特点是:努力

追求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运用通俗易解、耳熟能详的群众语言，作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写歌词文思敏捷、一挥而就，词句铿锵、感情真挚，再加上曲作者的音乐发挥，词曲相得益彰，往往收到不胫而走、久唱不衰的效果，这些歌曲，从侧面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时代面貌。

一个烽火连天、充满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了。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年轻人今天都已双鬓染霜，但为理想而奋斗终生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现在很时兴谈人生的“价值”，我认为人生的价值要以他为社会付出的份额来衡量，是以他在一生中所发挥的光和热来判断的。作者将作品取名为《萤火集》，不就是把他的一生文艺工作所发出的光和热比作萤火吗？萤火闪烁在夜空，他上下翻飞在夜行者身边，与夜行者做伴，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希望。我以为《萤火集》的作者想奉献给读者的心愿也就在于此了吧！

宗 弼

2008年8月于上海

注：

① 范长江，著名记者，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曾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

② 肖殷，原名郑文生，曾担任新华日报编委、《文艺报》副主编、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③ 徐迈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部主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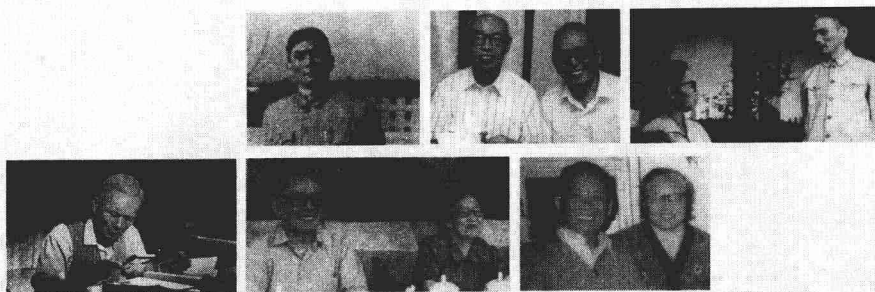
序	宗 弼/1
---	-------

往事追忆

往事随想录	/ 3
从太行到沂蒙	/ 11
太行、沂蒙——我心中的歌	/ 24
文艺老兵忆当年	/ 26
解放战争初期临沂文艺活动片段	/ 32
曹禺的剧作在山东舞台上 50 年	/ 39
两个戏剧老人的闲话	阮若珊 王 杰/ 45
临沂山东大学校史办访问记	郭延萍/ 55
《打得好》一曲的创作始末	吕 光/ 61
祝寿会上话沧桑	宗 弼/ 64

师友情深

深切怀念袁成隆同志	/ 73
追忆汤任庵同志	/ 82



往事追忆

WANGSHIZHUIYI

往事随想录

在党的怀抱里，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我长大成人，至今已是 50 余载。

我之所以能在小小年纪参加革命，并踏入艺术殿堂，是因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浪潮把我卷进革命队伍，并推上了戏剧舞台。在这座人生舞台、艺术舞台上，我度过美梦般的少年、奋力拼搏的壮年，虽然途中也有坎坷曲折，但更多是充满着快乐。一生的成败得失、荣辱功过，能比较清醒地看待，苦痛曲折也还经受得起。人生的五味我都亲自经历过、扮演过、品尝过，有着深刻的体会，而且总习惯把这一切作为创作素材、“情绪记忆”，储存在我无限大的脑库里。

我的故乡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优越，便成为南来北往的戏曲班社和许多名角常来的“码头”。我幼年就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爱看戏，是戏园里的常客。当时剧场有云龙舞台、益智社、中正堂（解放后更名为人民舞台）。在老黄河滩还有一座露天剧场，多上演一些地方剧种。三国戏、水游戏、红楼戏、文戏、武戏、全本、单折、连台本戏，我是无戏不看。众多的剧目和流派，使我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和戏



曲知识,从中受益匪浅。常在徐州演出的京剧演员有:刘仲秋(建国后曾任中国戏校副校长)、郭建英(在上海戏校任教)、被誉为“活关公”的赵子英、“活张飞”姜鹏飞、“小麒麟童”陈锦章等。经常反复上演的主要剧目有京剧《四郎探母》、《失空斩》、《潇湘夜雨》、《追韩信》、《扫松下书》、《玉堂春》、《荒山泪》、《六月雪》,评剧《杜十娘》、《五元哭坟》,河北梆子《蝴蝶杯》、《劈山救母》等。这些剧种,这些演员,这许多剧目,使我受到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启蒙教育,朦胧懂得戏剧有着“高台教化”、“始于娱乐,终于教育”的作用。长时间的熏陶和耳濡目染,我对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达到了“入迷”的地步。

由于是个小“戏迷”,便和戏班里的一些小演员交上了朋友。我们年龄大小相近,兴趣相同,经常在一起玩得非常愉快,时间久了,便加入了他们的“子弟班”学起戏来。我瞒着家里逃学去戏班学戏,每天一大早背着书包不是去学校,而是偷偷地去喊嗓、踢腿、下腰、练功。开蒙戏学的是《铡美案》,我唱包公。在那个年代,唱戏被视为“下九流”的行业,自然为家庭、社会上的世俗观念所不容。所以,当学戏的事情被家长发现后,我被揪了回去,一顿痛打,从此不敢再逃学去学戏了。但我对于戏剧艺术炽热的感情并没有冷却,只是暂时掩藏在心底深处。

13岁时,我由私塾转入江苏省徐州实验小学插班读书,老师中有两位是京剧爱好者,很懂京剧,一位是纽啸庵先生,能编能导,一位是邢筱亨先生,拉一手好胡琴。在他们组织指导下,学校内经常有一些改良京剧的演出活动,还曾经在校内外轰动一时。记得有一次,上演根据我国老一辈戏剧家熊佛西的剧本《牛》(又名《末路》)改编的京剧,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对我来说,能登上舞台演戏,就感到是一种享受和最大的满足。我还读过熊佛西的一

本专著《佛西论剧》，书中提出一个口号：“经济主义。”熊先生提倡在戏剧活动中，布景不宜复杂笨重，人物不要太多，演出要轻便，一切都要“经济”，才便于话剧的普及，利于争取吸引更多的普通观众。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进戏班学戏未能如愿，是因为逃学不光彩，学戏不体面，而且“非法”（不合“家法”），但在学校里参加一些演戏的活动，就变成了光彩、体面、“合法”的活动了，这使我掩藏在心底的火热感情再次燃烧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演剧活动兴起，南、北许多救亡演剧团体云集徐州，有上海的抗敌剧团、孩子剧团，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战地移动剧团，军队系统的二十军团战地服务团等。这些团体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演话剧，上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马百计》、《电线杆子》、《打鬼子去》、《锁着的箱子》等，大型剧目有《怒吼的中国人》、《大战台儿庄》等。当时，我已参加过一些演出活动，大多演小孩角色，还曾在宋之的《烙痕》一剧中扮演 13 岁的少年郭儒之一角。尽管也看过数量不多的话剧剧本和演出，如熊佛西的《屠户》、《一片爱国心》、洪深的《五奎桥》等，但广泛地接触话剧，还是在救亡戏剧运动中。它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提高了我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觉悟，对于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着重大决定性的作用。它促使我立志走上舞台，走向革命。

1938 年我参加革命，先后在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抗大两座革命学校学习。

从 1939 年参加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起，我已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戏剧生涯。

自 1940 年，我从山西的太行山区转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也已有整整 50 年。山东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已经在山东扎根落户，曾先后在山东实验剧团、山东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三团、

山东大学文艺系等单位工作，担任过演员、导演、教员、艺术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团长等职务。1952年至1986年离休前，我一直在山东省话剧团工作，历任戏剧教员、专职导演、副团长、顾问，和我舞台上的老伙伴们同甘共苦度过了我的戏剧生活的大部分时光。

50多年来，或在军队，或在地方，单位、职务虽有变化，可戏剧专业的工作性质，却从未有过改变。约略计算一下，50年间，我扮演过四五十个角色，执导及与人合作导演的戏也有四五十出，主要是话剧，另有歌剧、京剧、梆子、吕剧、柳琴戏等剧种，还干过两年艺术教育，大半生如此而已。



作者导演《豹子湾战斗》兼饰演剧中冯团长的剧照

在戏剧这个领域内，我无论是当演员、做导演还是干教学、领导工作，总是在文工团、剧团这个圈子里。我习惯这一切，熟悉这一切，热爱这一切。后台化了妆的、美的、丑的、年轻的、年老的，可爱的一副副面孔，演员们对镜揣摩，捕捉感觉的神态，化妆、卸妆时油彩的芳香，舞台上奇妙的景物，瑰丽多彩的灯光变幻，样样都让我入迷。幕间的、改妆、换景、抢景，如同战场一样紧张热烈，秩序井然。舞台上时而寂静如同山野，时而喧闹仿佛市场，在这几十

平方米的舞台小天地里，表现出一个复杂纷纭的大千世界，展现出多种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共同创造出来的

一种神奇强大的感情暖流，在涌动回荡。人们在欢笑，在抽泣，兴奋、激动，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这般情景令人长久地难以忘怀。我愈来愈热爱戏剧艺术。虽然一生无大成就，但却本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的态度，怀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艺术，更要对得起观众的信念，总算没有随着幕启、幕闭虚度年华。直到现在，每看到一出好戏，发现一位好演员，甚至一座新剧场的落成，都仍使我激动不已，和战友们谈起戏来更会废寝忘食。长期的舞台生活，养成我在生活习惯、工作方法、思维逻辑诸多方面，无一不和戏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想起某一个角色，某一出戏，便会回忆起一连串的往事。

我坚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干的这一行是党所需要、人民所喜欢的。因此，我安于在这革命的戏剧舞台上当一名普通战士。

我在山东省话剧团度过了风风雨雨，沉沉浮浮的 34 年，算来正好是我现在年龄的一半，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犹历历在目……

山东省话剧团筹建于 1952 年，正式宣告成立于 1953 年，由青岛、济南、淄博、徐州等市文艺工作者和山东大学艺术系部分同志组成。当时是根据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建立专业话剧团，建立剧场艺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和培养演员”的精神建团的。由综合性文工团到专业话剧团，这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比如过去文工团时代，从来不愁没有观众，现在却要观众买票看戏。话剧理论当时独尊“斯氏”一家，而我对于“斯氏”体系知之甚少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努力学习，加强实践。

我十分热爱、留恋的文工团，是革命战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一支文化队伍。它和广大工农兵有着血肉联系，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培